



Rainmaker
美国当代文学译丛

X一代

〔美国〕道格拉斯·库普兰德 著 张颖 译

作家出版社

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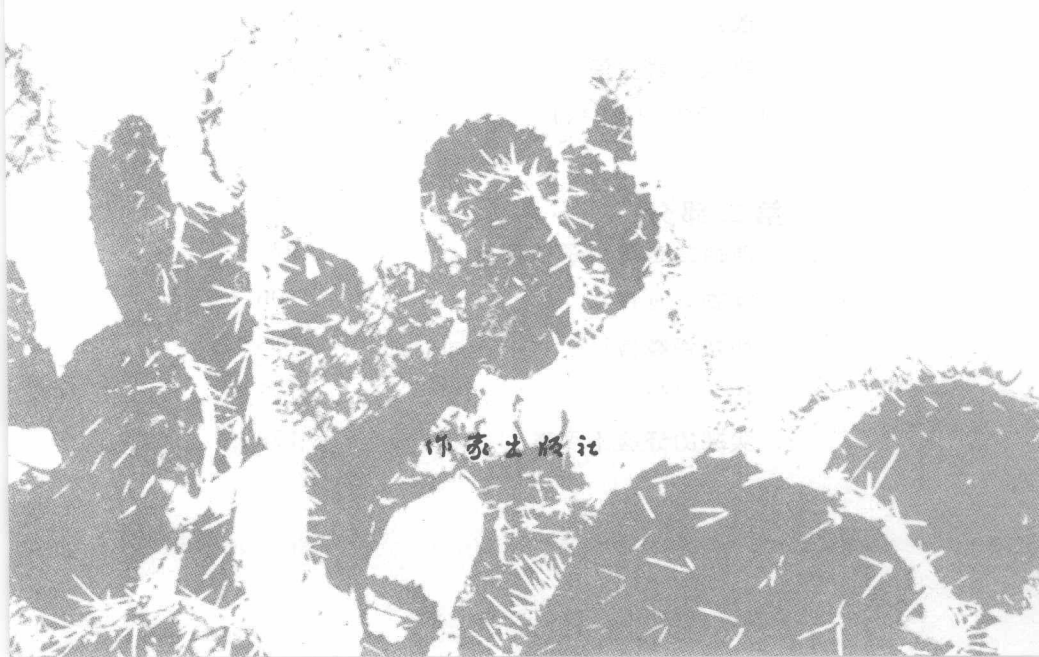


GENERATION X

X一代

〔美国〕道格拉斯·库普兰德 著 张颖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8 - 222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X 一代: 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 / (加) 库普兰德著;
张颖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5

(Rainmaker 美国当代文学译丛)

ISBN 978 - 7 - 5063 - 4681 - 8

I. X… II. ①库…②张… III. 长篇小说 - 加拿大 - 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469 号

Generation X by Douglas Coupland

Copyright: © 1996 by Douglas Couplan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X 一代: 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

作者: 【加】道格拉斯·库普兰德

译者: 张 颖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180 千

印张: 9.125

印数: 001 - 13000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681 - 8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译丛由美国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odern Letters 提供资助

目 录

第一部分

与太阳对峙	/3
我们的父母瓜分的更多	/14
放弃废物利用	/19
我不被看好	/26
辞职	/35
亡于三十葬于七十	/43
没什么是长久的	/47
购物不是创作	/57
改造	/67
进入多维空间	/76
1999年12月31日	/87

第二部分

新西兰也遭到了核攻击	/97
怪物一直存在	/106
切勿吞噬自己	/115
榨干父母	/123
买来的经验不可靠	/129

清楚地记住地球	/138
变色	/144
我为什么是穷人	/155
名人死了	/161
我并非嫉妒	/178
放弃你的肉身	/184
种花	/195

第三部分

定义正常	/178
MTV并非子弹	/212
变形	/220
儿子，欢迎从越南归来	/225
安全刺激的迪士尼探险	/231
塑料永不分解	/244
等待闪电	/258
2000年1月1日	/266
附录：相关数据	/273
译后记：安静的摇摆	/277

第一部分



时间回溯到七十年代末，为了亲眼目睹日蚀的整个过程，十五岁的我几乎把银行里的每分钱都用在搭乘波音747，穿越整个大陆，来到加拿大平原深处的马尼托巴省的布兰登小镇。那时，别人一定会觉得我很诡异，形如枯树的我，像得了白化病似的，悄无声息地在旅游区的小旅馆登记，独自在房间里过上一整夜。看着闪着雪花的有线电视，用那种被反复清洗，又反复用纸包裹起来，光亮得如同被砂纸打磨过一般的直角杯，一杯杯地喝着白水。

但这样的夜会很快结束，接下来便是日蚀前的清晨，我特意不搭乘旅游大巴，而是坐当地的公车来到小镇的边儿上。从那儿，我会沿着一条狭长的土路走向那片农田，可能是玉米之类的东西，齐胸。当我穿行其间，那油绿的叶子，沙沙作响，而它们锋利的叶尖滑过皮肤，感觉仿佛是被小纸片不经意划过

时留下的灼痛。就在那片农田里，在我和黑暗约定的那时那分那秒降临之时，我舒展四肢，平躺于土地之上，周围高耸着被厚厚外皮包裹着的谷物，夹杂着昆虫们无力的鸣叫。而我，在那一刻屏住呼吸，体验着一种我从未真正摆脱的关于黑暗、宿命、幻想的状态，一种大多数年轻人都会经历的状态。当黎明开始，我便会仰起脖子，注视苍穹，然后看着自己的天空渐渐远去。

十五年后，在棕榈泉平房的前廊里，我边给我的狗们梳着毛，边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夜晚的空气中弥漫着金鱼草桂皮一样刺鼻的气味，还夹带着从游泳池飘来的阵阵呛人的漂白粉味儿，一并被我猛吸到肚子里。即便在这一刻，我的心仍矛盾着。

向东远眺，圣安地列斯山被群山环抱，像块烧烤过度的牛排。很快，太阳就会像火球一般从它的上空喷薄而出，耀眼的光芒会在瞬间照亮我的生活，如同突然出现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上的拉斯维加斯艳舞女郎般炫目。我的狗们陪伴着我，它们也知道某个重要的时刻即将来临。我要告诉你，它们聪明极了，虽然有时会让我操心。比如从它们撅起的嘴巴上抹掉那黏黏的，

趁年轻 多乘飞机

浅黄色的东西，像是用微波炉加热过的比萨上的奶酪。我觉得有点不对头，我怀疑我的狗们（即使它们纯真的黑眼睛让我相信会有其他可能）一定又在哪家整形中心后面的大垃圾箱里乱翻来着，而且我敢说，它们鼻子上的装饰一定是从哪个北方佬身上抽出来的脂肪。我不知道这两只狗是怎样咬开加州专用防土狼的红色垃圾袋的，我猜想，是医生们“节省”了垃圾袋，不是偷懒就是心存侥幸，或许两者都有。

这个世界。

我告诉你。

我在小屋里听到柜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估计是我的朋友戴戈为克莱尔——我另一个朋友——拿了些含淀粉的甜点去款待她。如果我没猜错，他很可能还拿了一小瓶金酒或奎宁水。他们一贯如此。

戴戈来自加拿大的多伦多（双重公民身份）。克莱尔来自加州的洛杉矶，而我，实际上是来自俄勒冈的波特兰，但现在你从哪儿来无关紧要（我的弟弟泰勒认为，每个人在他们的小王国里都演绎着相同的故事）。我们仨，都是那个专为穷玩一族提供廉价飞行套票的全球性组织的成员，那个我在小说开头提到的、

麦式工作：

低工资，低福利，不被尊重，没有未来的服务性行业的工作。通常被视为那些一辈子从未被人雇佣过的人的职业选择。

让我十五岁时飞到马尼托巴省的机构。

反正今晚对于戴戈和克莱尔都算不上什么良辰美景。他们只能闯入我的领地，痛饮我的鸡尾酒，饕餮掉我冰箱里的饮料和食物。戴戈和克莱尔需要这个，并且均有理由这样做。

比如，凌晨两点，戴戈干完活儿，从我们一起当招待的莱瑞酒吧下班。戴戈和我边聊边往家走，他却突然飞奔着冲过马路，生生地把我刚到嘴边的话给噎了回去。随即便看他用大石头在一辆“超级短剑”前盖和挡风玻璃上乱划。这已经是他第N次愤然地破坏他人的财物了。车是奶油色的，汽车保险杠上贴着的小标语上写着：我们正一点点消耗着本属于我们孩子的一切。我想大概是这句话激怒了干了八小时“麦式工作”（低工资，低福利，不被尊重，没有未来）后暴躁、无聊的戴戈。

我真的很想搞清楚戴戈这种破坏性暴力倾向究竟从何而来，因为除此之外，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男人。一次，戴戈因为蜘蛛在他的浴缸里织了个网，居然一个星期没洗澡。

“安迪，我不知道。”戴戈边说边用力地关上纱门，小狗愉快地挑逗着对方，而戴戈打扮得像个摩门传教双人组合中的一员，白衬衫，歪斜的领带，一排汗珠像门的合页一样镶在腋窝

间，四十八小时未经打理的胡茬，灰色裤子（不是笔直的筒裤，而是松垮的休闲裤），像只发了情的雄鹿，迫不及待地把头钻进我的冰箱，从一瓶满是水珠的廉价伏特加上拽出几片蔫生菜叶子，“或许我比想象中更渴望去惩罚那些在生活中做着无聊事情、浪费我们资源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无法讲述这个大世界的故事，所以我摆脱不掉保险杠上那些支离破碎的汽车标语对我的刺激。”他咕咚喝了口酒，“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清晨我们三个必在一起，戴戈正处于极富破坏欲的状态，我们两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望着壁炉中正灼烧、跳跃的火苗，此时，克莱尔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没敲门），震得她黑貂毛儿一样的短发直晃；短短的头发令克莱尔更加地引人注目，再喷上她从镇上麦格妮店里夏奈尔专柜借工作之便偷偷“收藏”的高档香水，克莱尔越发的抢眼了。

“地狱般的约会。”克莱尔边大声叫嚣着，边从厨房的冰箱里拿了一杯很怪异的饮料，然后砰的一下坐在了沙发上，对于沙发上即将使她黑色羊毛裙变得一团糟的无数狗毛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介意。

穷玩一族：

以失去稳定工作或固定住所为代价到处旅行的一群人。他们一定会和那些提供旅行资讯的电话咨询员保持稳定的联系。而且在聚会上，他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航空公司给他们的常客提供怎样的回报。

“瞧，克莱尔，如果描述约会令你太为难的话，我们不介意你用几个小木偶‘再现’一下你糟糕的约会。”

“匪夷所思，又一个债券推销员，又一顿用时髦烹饪法做的法式晚餐，喝依云矿泉水的家伙。而且是个活命主义者。整个晚上都在唠叨他要搬去蒙大拿，要在油箱里添加某种化学制剂，为了防止汽油分解。我不想再这样了，我都快三十了，还像个卡通片里的白痴。”

她仔细审视着我装饰一新、风格实用的房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抢眼），一个被低档纳瓦霍^①人地毯衬托得令人稍稍振奋的空间，她的表情开始放松，“我的约会还有个败笔。在大教堂市^②111号高速路旁边有个烤鸡店。当我们路过那家店时，我被那鸡给迷住了，它们太可爱了。我要买鸡肉。但是丹（丹是他的名字）却说：‘不，克莱尔，你根本就不需要那鸡。’我马上回击道，‘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我想要。’接下来便是他喋喋不休的宣讲，我之所以要买一只橱窗里的填充鸡，是因为

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① 纳瓦霍：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

② 大教堂市：位于加利福尼亚河滨郡，因位于市南的教堂峡谷得名。

它们的摆放方式很诱人。而我一旦得到它，就会立刻盘算该把它‘处理’到什么地方去。无比正确，但其实我是想说，生活中还有一种像填充鸡一样的两性关系，但驴唇不对马嘴的比喻让我的回应显得软弱无力，漏洞百出，结果招来自以为是的‘学问家’给予他认为是‘糊涂虫’的我的不屑一顾的沉默，那种只发生在人类和他们宿敌间的沉默。我真想勒死他。”

“鸡？”戴戈问。

“是的，那些鸡。”

“哦。”

“是的。”

“就是那种嘎嘎叫的。”

房间中的空气变得愚蠢并令人窒息。几小时后，我起身去了阳台，就是我现在呆的地方。我从狗鼻子上扒下一定是从北方佬身上抽出的脂肪，边扒边看着第一缕阳光把科切拉山谷^①染成粉色，棕榈泉就坐落在这里。在远山的高处，我望见娱乐圈名人鲍勃·霍普的房子。这座马鞍形的房子像达利笔下变形的钟—

① 科切拉山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南，科切拉谷地部分地区地表已有超过一英尺的下沉趋势。

样融化在山石中。我的内心安详而宁静，因为我有朋友在身边。

“水媳一样黏糊的天气。”戴戈走过来，掸掉那只快散架的木凳上的草屑，坐在我旁边说道。

“这比喻太恶心了，戴戈。”克莱尔在我另一边坐下，顺手把毛毯盖在我身上（我只穿着内衣）。

“有什么恶心的。哪天中午，你到‘幻象山庄’饭店旁的人行道上去看看。那里的伙计像抖落头皮屑一样甩掉那些水媳。当你走在上面，感觉像踩在一层厚厚的可芮牌玉米麦片上。”

“呃……”我们五个（别忘了我的狗们）一起向东望去，我有点发抖，于是把毯子又裹紧了些。天气冷得超乎想象，更让我诧异的是最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地狱：约会，工作，聚会，天气……难道说我们不该再相信那个特别的地方？或是上帝已在我们有生之年将永生赐予了我们，但是天堂的许诺并不能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免受煎熬。

我猜某些人在去天堂的路上被骗了。

你知道，戴戈和克莱尔像我认识的很多人那样过于频繁地微笑。而我总想弄明白，这笑容究竟是出于习惯，还是隐藏着某种恶毒的念头。因为他们向上翘起的上唇显得有点假，确切

可纪念历史事件匮乏期：
所生活的年代似乎什么
也不会发生，主要症状
包括沉溺于报纸、杂志、
电视新闻广播。

地说，是出于自我保护——这是我和他们相处之后的小小发现。每天，戴戈和克莱尔都会向人们展示那硬挤出来的微笑，就像是在纽约的大街上，由于愚昧，当着众人被街边玩纸牌的老千轻而易举欺骗的白领，吃了哑巴亏，却为了表现绅士风度，怒不敢言，担心被别人揶揄玩不起时露出的尴尬笑容。一闪而过的想法。

第一缕阳光将约书亚山谷染成淡紫色，我，戴戈和克莱尔是如此珍视这一刻，无法坐视它的到来和结束，因此表现得异常平静；戴戈一定会提出一个郁闷而感伤的问题来迎接这如火的太阳：当你看到太阳的那一刻你想到了什么？快点，在你还没因过度思考而扼杀掉那个真正的答案前。要诚实，哪怕丑陋。克莱尔，你先来。

克莱尔明白游戏规则：“好吧，戴戈。我看见一个俄国农民，他正开着一部拖拉机在麦田里干活，太阳一落在他身上就发生了化学反应，越来越暗，就像旧《人生》杂志里褪色的黑白照片。另一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阳光居然散发出旧《人生》杂志的霉味来，它们不再是一缕缕的光束，而这种霉味已毁掉了他的麦田。就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麦田越变越稀疏，他扑

历史性事件泛滥时期：
所生活的年代似乎有
太多事情发生。主要
症状是过度依赖报纸、
杂志和电视新闻广播。

倒在拖拉机的轮子上放声痛哭。他的麦田正在被历史毒死。”

“好故事，克莱尔。太不可思议了。那安迪你呢？”

“让我想一下。”

“好的，那我先来。当我看到太阳的时候，就想到澳大利亚海滩上冲浪的小姐儿，十八岁，或许是在邦代海滩，突然发现身上第一块角化病的疤痕。她听到自己内心在尖叫，同时盘算着怎样从妈妈那里偷出安定。现在，你，安迪，告诉我你看见太阳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我不愿把故事想得那么沉重。我谢绝人出现在我的幻想中。“我想到的是南极的阿德雷岛湖，一个两百万年都没有下过雨的地方。”

“还不错，就这些？”

“是的，仅此而已。”

事实上，这只是片刻的停顿，而我还没有说的是：这同样的太阳让我想起了那专为帝王准备的橘子，傻乎乎的蝴蝶和慵懒的鳗鱼。挂在隔壁树杈上正在腐烂的石榴，艳红的汁液从它棕色表皮绽裂的缝隙间，像红宝石一样，欢喜而不能自抑地渗出，这一切都会让人想到表皮内饱满丰硕破皮而出的石榴粒。